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李盈圖

抑菴文後集卷十

明　王直　撰

序

文溪曾氏族譜序

予泰和多故家文溪曾氏其一也其先居金陵有延構者避五季之亂始徙焉世至彌高又徙城西汝南坊衣冠文物之盛至於今累世矣在宋之時溫甫先生博學篤行而極孝於親親没廬墓有慈烏隨集之異四子安辭

安止安中安強皆以科第入官安止初得第即奏請回授其父時雖不許而士論高之安中以直言忤宰相置名黨籍安強孝行似其親而功業尤為當時所推重有元盛時懷可先生復以文行表鄉邑及其亂也傳道先生以紹興路照磨居家率鄉兵禦鄰寇兵敗罵賊而死源友先生以身扞賊刃全其母於危亡之際其所立卓然有過人者此予幼所聞者也其後乃得見九韶先生之子伯高源友先生之子東銘其從子性存之三君者

皆所謂端厚君子也伯高君之子椿齡同余遊好學如饑渴之於飲食其文行有足尚者與予相繼登第入翰林不幸早卒而其弟鶴齡遂舉進士第一入為脩撰曾氏之賢前後相望如此何其盛哉予嘗觀之貞松産乎原野由一寸之萌以至於大百圍歷千歳拂日月而干雲霓其材可以充棟梁備榱桷其精液之淪為茯苓為琥珀可以濟於用何也必據夫土田之腴水泉之潤其所滋殖者厚故也故家大族祖宗之德立詩書之澤長

故其子孫有所憑藉是宜賢才之多而傳緒之遠曾氏之盛其此之謂矣然則盛衰之致豈非係於人乎哉蓋積於前者既厚而後之善繼者亦無窮則其盛也可以久長而不敗若倫理之不明恩誼之不篤下陵而上替內肆而外侮其能悠久盛大者少矣曾氏之祖宗修其孝弟忠信之行而詩書禮樂以文之故鶴齡之兄弟與其族人之子弟皆得食其餘矣自是而後其善繼之哉鶴齡有母年八十而孝敬之心日篤不忘撫其兄之子

不異於己子其操行又如此誠足以愧鄙夫警流俗使其一族之人皆若是其厚焉則其後世子孫之盛可量哉鶴齡以家譜求余言故為之序如此既信其已然而又期其效於將然者也

送王縣丞赴新會序

予友王起霖以薦舉來京師得新會縣丞以去同邑之仕於朝者禮曹郎中獨孤君樂善刑部員外郎劉君伯塤謂予皆有鄉曲之好宜為文贈焉蓋起霖之族居泰

和雍江距縣城四十里而多以儒為業故其賢者若今國子博士復原前象山教諭效先岳池教諭敬先德慶州學訓導伯徽桂平知縣嗣先及起霖皆與予游而起霖尤爽朗跅達負才氣欲自見於時工於為詩援筆數百言可立就挾其所能遊諸公間諸公多譽之由是遂出佐一縣夫學於已者固將以施於用也古之君子既學矣而患不得時得其時而無以施於用君子恥之且位不必崇也而貴於有立能立矣則卑可尊賤可貴不

然亦惡能免於辱哉是以君子寧自卑而脩之非好卑也欲其稱之易也職既脩名既立矣則人將推而上之惟恐其不就焉雖欲辭尊可得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君子之道也然丞之佐縣非可以卑秩視也盖百里之民所以飢食渴飲仰事俯育無困苦愁恨不平之歎者縣令丞撫之也令果賢而為之丞者又賢然後能協於職而成養民之功若不能皆賢則操縱緩急之間或立異以求逞焉民將不勝其害矣新會廣之望縣也其民

之易治蓋自古已然起霖往矣視其令何如令果賢也其施於民皆宜也起霖協比而成其功可也若猶有未也則當盡誠以動之順理以輔焉必使其政宜於民而民無不得其所者則起霖為能於其職矣毋自異也毋自卑也盡其道而已矣則他日之居高位享厚祿也孰禦哉予慮夫人之卑視起霖與起霖之以卑而自怠也故為文如此以贈之

贈叅議蕭君考績還浙江詩序

蕭君字孟常吾郡萬安故家萬安與予泰和境相接二邑之士多以交好相往来蕭君質直好義與人交篤於愛敬人亦無不愛敬蕭君者自取進士為監察御史表然有名於當時凡其言行必謹於禮法其存心尤忠厚未嘗巧詆深文而亦未嘗釋有罪以故人益賢之為御史滿九年以績最拜叅議浙江地大人衆事益劇君以祇慎佐其長凡所施必使功成而民不擾予嘗聞其以事涖諸邑尤懇懇以愛民為心民知其然皆相率從教

而事無不治既三年績大著上其課於吏部益有名當還浙江吾黨之士素與善者皆賦詩送之予謂朝廷之設布政司以統諸郡縣蓋欲宣上德以及民非徒使民給賦稅力役而已也果能誠心以愛民則民亦當誠心以應之而何事之不治哉予昔家居時嘗見有臨吾邑者能誠心愛民不勞而事治者多矣其間或急於立事以求名則往往苛責以取辦事未必速成而民已受困由是益知民可以誠感而不可威迫矣今天下布政司

十有四而浙江為首官於是者予知莆田黄君南昌熊君與予蕭君其他必皆一時之傑也其能宣上德以及民而誠心以得民事功之盛當亦莫之能先者此盖浙人之幸也古者内執政有缺則選於藩翰之賢者今之制猶古也諸君由是而益進焉豈非朋友之所望哉故書以為蕭君贈行詩序且諗於諸君以為何如也

贈蕭知州之任序

建昌蕭君雲舉自徐州同知以績最超拜和州知州其

鄉友文選郎中鄭君文實徵予言贈馬予性素迂且才下其言何足以為贈哉予聞蕭君初為合浦丞合浦守將最暴横凡仕者過其軍門必邀使下馬步趨鄉民入城又縱士卒為害莫敢誰何蕭君以禮法折之氣反出其上守將愧謝盡改其所為而民亦得免害及佐徐州有某指揮者先以事在徐虐民如豺虎彼盖有所挾也蕭君始至歎曰害有甚於此者乎即具以聞朝廷為罪某指揮後凡以事至者聞蕭君持法守正皆自戢而民

得安業太宗皇帝征沙漠大發民轉粟以給軍蕭君率州民千餘以行撫之素有恩而民皆樂從又具藥物自隨有患者即予藥命車載之民親之如父母事不勞而治蕭君名益大著予聞如此常相與譽歎其賢以為世之仕州縣能除暴安民如蕭君者誠少則今之去和州將談笑而治之矣果何取於予言哉然予聞之古之君子得志則澤加於民使蕭君為他官雖無所不可然壓於其長未能如志則澤有不及於民豈若專一州使受

惠者鼓舞而歌詠之哉故予為蕭君喜而亦為和人賀也大凡仕者身安功立可傳於後世則善矣他非所計也蕭君不渝其志使豈弟之政成足以繼龔遂黄霸而垂譽於久豈不美哉此盖朋友願望之意也故書此以贈其行

送周僉事赴湖廣詩序

周君泰亨與予皆江西人其為御史久矣予未之識也然往往聞其賢於人盖泰亨嘗出按福建湖廣貴州其

人未聞異論者去年天子大新庶政甄别淑慝以為御史之職所以肅羣僚貞百度尤不可不慎於是更用其長使澄汰别白其不善者罷黜之一時是非善惡無隐情而於泰亨又未聞有間然者夫乆於其職出入中外且十年其涖事既多而人之嫉之者亦衆矣然卒無缺失非誠賢於人能如是哉予雖未識之然以其皆江西也而心為喜今年以秩滿趍拜湖廣按察僉事湖廣泰亨之所嘗涖也吏民固有孰其威名而記其行事者予

知泰亨可不令而從不勞而治矣而其同列之賢乃以贈行之詩屬予序予謂泰亨與其同列既皆賢於人其言當非愚者所及則予為序其詩將何言哉然嘗論之朝廷之飭厲風憲者固將使飭厲有司也而御史按察司之職等耳夫民之饑飽勞佚憂悲愉樂皆係於有司當是任者固有心在愛民而柔和迂緩者矣有才足以應猝而苛刻剛暴者矣適然臨之任其意見以為治抑揚進退之間有弗暇察吏之不得其當民有不與其戚

者乎昔者仲山甫之徂齊也尹吉甫作詩送之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若是則前所云者其茹與吐將不戾耶夫難明而易惑者事也惟審理以燭之則亦烏能惑哉故仲山甫之所以賢者惟柔嘉維則而古訓是式也豈誣也哉今諸公賦詩以送泰亨蓋亦本於此故予引其詩而道之泰亨之去與凡同僚諸君子叶德一心以鉏姦植良摧惡佑善使斯民皆安樂於太平之世則其功既成將不與仲山甫等乎此予與諸公屬望

之意也詩凡若干首

送陸郎中序

嘉興陸貞正叔之官主客二十餘年矣其始自主事為員外郎暨陞郎中皆能勤於事慎於己其於四方之朝貢與夫朝廷所以待之之禮遠近疏數輕重隆殺之宜不待稽諸典籍蓋無所不知而處之無有不當其與人交平居雖若淡然而緩急之際則又有可尚者故自尚書以下皆愛重之予友獨孫樂善嘗為精膳主事與正

叔處蓋久故能知其行之詳而數為道之如此會朝廷嘉恩羣臣凡任職者皆封贈其親而正叔之失怙恃久矣於是追贈其父為奉政大夫禮部主客郎中母氏贈宜人錫之誥命爛然雲漢昭回之光賁飾乎幽壤其榮幸可知矣正叔既拜賜遂援例告歸修祀焉故樂善来求予言為贈予謂為人子者莫不欲顯榮其親故凡仕者敬恭朝夕以自效皆圖為親榮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為治知人情之若是也故為封贈之典以勸勵之然

能得之者蓋寡矣而著令具在蓋以垂法於萬世仁矣哉其用心也太宗皇帝嘗行之其先得者任事之大臣與左右侍近之臣十數人而已當時仕者莫不跂踵而望日月以冀方將徧舉而逮及之而鼎湖之駕往矣此羣臣之不幸所以哀思於無窮也仁宗皇帝隆繼述之孝施溥博之仁特詔吏部舉而行之其在職久者皆以次歸省其親親沒亦歸省其墓而又皆有楮幣之賜焉今上聖明一遵成憲厚澤深恩覃被幽顯使為子者皆

遂其顯親之心而為父母者皆得以食其子之報皇仁如天葢千載之良遇也雖然制不云乎吾以勸忠然則蒙是賜者其可不思所以報哉移孝為忠士君子之道也正叔練達而明爽其知此也審矣故因樂善之言遂歷道夫恩典之難得而以為榮且勉為忠孝而盡所以報者如此以為正叔贈行序

送鄭府丞歸省序

浦江鄭氏以義聞天下久矣朝廷每出其才俊而用之

亦以義也永樂二年予取進士入翰林識前監察御史
叔恭端厚周慎温然君子也未幾叔美亦被徵入館閣
為典籍為檢討雍容謙退恂恂儒者之風予皆重之因
竊自嘆以為故家大族祖宗之德立詩書之澤長宜其
子孫之多賢也其後二君相繼致仕去而季用官京師
洪熙元年遂自監察御史擢詹事府丞同事今皇帝於
東宮朝夕相與周旋聽其言觀其行不見其非予愛也
會朝廷加恩臣下而以季用所任官封其父又封其母

為安人錫之勅命且賜鈔千緡俾歸省焉於時其父母皆七十餘而皆康強無恙凡與季用好者皆歎羡以為榮相率賦詩送之方封贈之命下也朝之士大夫皆動色相慶而父母俱存者其歡慶加焉蓋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願其子之才而為子者亦莫不欲顯榮其親交相願而不能皆遂者蓋多矣遭遇皇上聖仁如天使如吾季用者得致其樂於一堂之間父母兄弟蒼顏白髮而命服輝暎煌煌如也豈非至榮幸也哉孟子曰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說者以為繫於天有不可必得然則季用之得於天者厚矣予聞季用祖母黃早寡守節不二期不辱義門而季用之尊府所以事之者又極其孝敬天之所以加厚者以是也則季用之續休趾美可已耶今上之施仁至矣其所以報者義而已推其所服行於家者而盡心於國焉則於其家益有耀矣豈惟有得於天鄭氏之義顯於天下其有既也哉故書此以為贈行詩序

送梁知府赴任清化序

交趾舊屬中國為郡縣自秦漢已然其後往往竊據遂為異域然貢獻不絶於中國至我朝其大酋悖亂弑其長民無所訴太宗文皇帝不忍棄出師往撫定焉因其舊為郡縣擇守令以化誨之簡節疏目剗弊建利使皆樂生興事而無失所者其仁愛斯民與民之被其澤也久矣夫如是也而豈有羊狠豕突一旦之患哉此其無有宜矣然而大山長谷之間乃或乘間竊發以駭人民

驚聚落此其故何哉朝廷撫之厚矣而為民者盖亦好生而惡死也喜逸而厭勞也欲安而畏危也奈何自棄其身於不善意者上之德有未究下之情有未達者乎夫宣上德而達下情者守令之職也況地去京師萬餘里其倚望於守令為尤切使上之德不壅而下逮下之情不壅而上聞有所未至守令論列而疏導之民有不遂其欲不獲其利者乎無也夫既遂其欲獲其利矣而復有乘間竊發以駭人民驚聚落者乎無也今居其間

而視德有未究情有未通者漠然不一動其心以論列
疏導焉使上有深仁而不及下下有抑志而不得聞乎
上是謂不遂其欲不獲其利矣則乘間竊發以駭人民
驚聚落亦其勢之不能無也此予所以病夫守令焉廬
陵梁逢吉始為監察御史當王師南征時君已在其間
留交阯凡幾年其於上下之情蓋知之熟矣今以勞績
擢清化知府清化之人蓋有弗克自靖者也梁君之去
視前之為守令者其職如何果能盡職則民亦安於其

所矣今既弗克自靖其不能盡職可知也如是則梁君所以論列疏導達下情而宣上德其可緩耶相交而成泰誠有望於梁君矣梁君清慎篤實有慈祥豈弟之心者也故相與言之如此其尚以為然乎哉

送鍾知府赴肇慶序

予友鍾君子勤為中書舍人秩滿授肇慶知府將之官則告予曰吾與子交好三十年今當遠去子能無言於吾行耶盖予始遊鄉校時鍾君為前輩而實厚予相與

同講論者三年而君去入太學又二年君與勞史事擢為中書舍人明年予取進士入翰林遂與君同居京師出入侍從二十餘年而君得陞擢以去當時同學而仕凡七八人今惟有君與禮曹郎中獨孤君暨予而君乃遽去朋友之誼固當有以贈君者況辱命邪君之為中書舍人也久矣從容於清華嚴密之地其所執筆而書者皆朝廷之謨訓所以布德政勸勵有位大經大法在焉其熟於耳目積於心思者如此其施於用宜若輕舟

之遇順風輕車之馳峻坂浩乎其無難矣故今領一郡
士大夫皆為喜蓋幸其道之行也若予者其喜幸加焉
夫有地千餘里為之民多矣所以致其戚忻節其勞逸
察其饑寒而衣食之者太守也其任重矣忻戚之有宜
勞逸之有節衣食之不失其時是之謂賢太守也然豈
有他道哉仁而已矣夫民之所以戚且勞而窘於衣食
者不行仁故也仁之所以不行者心有所蔽也苟無所
蔽而發當於理焉民其有困於憂戚弊於勞役飢寒顛

踣之不勝者乎無也為治之道莫有加於此矣君闓敏詳練達於為政其於朝廷之德意蓋知之熟其能行仁以惠斯民而無所難如予前之云也審矣而予復以此言進者非以為厲也所以厚於君而欲勉其業至於遠且大焉者也君其亦有以處我哉

壽周子勉序

吉水周君子勉以前丙申歲生至於今乙巳年已七十矣十月二十九日則其生之日也其子若孫將以是日

大具酒殽盛賓客以慶之從子崇述為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讀告予曰吾先人兄弟五人惟吾叔在吾視之猶父也慶壽之日吾弟長史孟簡中書舍人崇厚皆適予告歸得執杯酒致祝頌之意而吾乃不得遂焉因求諸公賦詩使持歸歌以為壽子為我序之予謂人之壽考係於天然惟於君子也宜盖洪範五福壽富康寧而皆本於攸好德君子德脩於身儀於人故能致壽考康寧之福而享其子孫之養不衰此豈尋常之故哉然既有

得於天而時乃不遇焉傚呼發名以苦其外饑寒憂疾以撓其中則蓋有自厭其生者矣兎爰之詩是也我國家聖聖相承仁育天下天下之人安於無事者五六十年為君子者修其孝弟忠信以享其福於悠久况如周君承世德之隆而為望於其族也哉其壽考而康寧也宜矣昔者詩人之頌君子也蓋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黄耇則今諸公之詩所以祝願於君者亦豈苟然哉抑聞之古之君子之老於其鄉則族之

子弟與鄉之子弟聽其言觀其行而皆篤於禮義厚於風俗蓋其德之感人者深也今故家大族前輩老長之存者鮮矣聰明俊偉之才比比有也而謂篤於禮義厚於風俗君子不無慊然者矣而周氏有君在焉則必有以善其鄉族之人可知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願終為君誦之豈徒祝其黄耇眉壽而已哉故書以為慶壽詩序

送黄揞揮序

永樂六年朝廷擇帥臣之老成而有才畧者俾分鎮重地於是前容雲中衛指揮使黄公瑄實受命鎮淮安淮安南北之衝舟車之會也公瑄鎮之十餘年凡淮安居民與天下之人之往来於其地者皆安之今皇帝即位以仁逮下閔公瑄年老不欲煩以政而公瑄亦以疾告於是令其子鍾襲職而公瑄得致仕乃請歸鎮江以老焉蓋公瑄之尊府事太祖皇帝積功為千户守鎮江有恩於其人及其後也太祖憐之俾食全俸養老於鎮江

而公瑄之兄公瑾為密雲後衛指揮僉事亦歸老於其地今公瑄又繼之一門三世為官前後五人而三人者相繼致仕以老於鎮江何其榮哉予嘗論之自古豪傑之士有卓立之志而抱過人之才者嘗患不逢其時以建功業而傳之不朽及其得時以逞功成名立矣乃或不能謹其終而挂於吏議或遂轉遷流寓而無以為歸者皆有之矣今公瑄父子兄弟逢國家興隆之運得以才武自奮躬履行陣衝冐矢石以成功名享爵禄比其

老也又得從容安逸以自樂於富貴之餘而閲太平之盛此其福豈常人能及哉於是可見朝廷保養功臣之大德而公瑄父子兄弟之忠謹亦可知矣夫功成身退不辱其先者孝也奉法循理不失臣職者忠也公瑄歸矣尚益脩其忠孝之道以教其子孫忠孝相傳於無窮則黄氏福禄榮名之傳於後者豈有窮哉公瑄將行鎮江人士何彦徵等在京師相率求予文送之夫以諸人之惓惓如此益以見黄公之宜於其人而人愛之也故

為序以贈其行

懷忠堂詩序

懷忠堂者鹽井中衛千戸毛鍾宗器所居之堂也宗器合肥人以材武入官其忠君愛國之心蓋未嘗忘也於是以名其堂士夫夫從而歌詠之今年來京師因余郡人戴闕持以求予序予未識宗器而嘉其志故不能愛於言夫忠者臣道之大端盡其職所當然而不顧其私之謂也自古為君者必以此望其臣而為臣者亦當以此

事君然而賢否有異也賢者固能盡職而忘私矣彼溺於私而隳其職之所當然者皆不賢者也是以為史者書之以為法戒千百歲而下使人起敬起慕必孜孜奉國不二其心者也其不然者小則譏切之大則貶絶之矣則夫為人臣者何可以忘忠也哉宗器所以名堂者如此盖期至於古之賢者而後已與漢宣帝時趙充國為將擊先零守便宜從事人或難之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又曰諸君便文自營耳非為公家忠計也又曰

明主可為忠言卒能定疆埸利國家盡忠不二以守其職是以功業顯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雖麟閣之廢久矣然忠義氣節傳之百世而彌新若是者非宗器之所當取法也歟夫爵位功名之於人也譬若行路然自卑以及高自近以及遠今宗器既列官五品矣而懐忠不已焉則何充國之不可及哉而斯堂與詩將亦傳之無窮矣故為序而不辭

送李同知歸安丘序

聖天子即位以来其所以治天下者不用他道惟仁而己故下詔蠲租賦免征徭恤困窮禮耆艾察群吏之賢否訪政事之便不便者次第罷行以利民而天下欣然以喜又詔内外之臣凡年老病困不能任職者皆許自陳於是昔之耄疾不得自便者稍稍遂引去恩至渥也長沙同知李侯以考績来京師既老且病矣乃以情聞於朝得賜歸安丘將行過予告曰吉為御史縣令擢佐一府可謂榮幸矣當勉力圖報而廹於老病不獲如志

荷皇上矜憐賜歸田里聖仁如天以吉之哀終無以自效矣子宜贈一言使吉之子孫覩之知感荷於無窮也蓋侯嘗為令敝邑能勤於為政寬而不縱嚴而不殘由是小民樂業而豪猾畏威自斂事以辦治一邑稱焉及陞佐長沙或往来京師獘邑之人無賢愚貴賤聞侯所在必致禮焉侯亦視之如所親藹然有恩以相接皆不以久而變其相慕悅如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蓋必有道矣則侯之去直何可愛於言乎夫君子之仕止

進退雖以義為質然尤貴於得時合於義矣而時不得以自遂焉猶為不幸也周之中世士大夫之在位者盡心於其職至於劬瘁而上不見知故其詩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又曰豈不懐歸畏此罪罟百世之下誦其詩者為之低徊嘆息以傷悼其不幸則當時之事可知矣今侯遇聖明之時其以老疾而求退者義也上憐而從之使得以自遂者仁也君行仁臣行義豈非唐虞三代之盛世者乎故直為序其說以贈之不特使侯之子孫

感荷於無窮蓋欲使百世之下誦此言者有以知今時之為盛也

送劉御史詩序

劉君字維芳四明人其為監察御史有年矣始予見其貌温而氣清心固奇之其後聞於彭君百鍊而得其為人盖能明於義利之辨嚴於善惡之分嘗出按徽州徽州之人為善者皆敬而仰之為不善者則畏而斂焉其為人如此予於是敬之以心而非特以貌奇之也夫義

利之不辨於人久矣義之所可或矯而否焉義之所否或激而可焉使為善者無所恃而怠為不善者無所憚而縱此學道之君子之所深嗟而痛惜者也則有如維芳者予安得不敬且重哉予又聞維芳故儒家其尊府嘗為令於杞有治績維芳之卓然自立者蓋求不辱乎其親嗟夫維芳可謂能孝者矣夫能孝於其親則必思善其身思善其身則必思善其行以貽親之令名此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者則予於維芳所以敬而重之

者豈但己耶維芳既善於職會朝廷舉封贈之典以嘉惠群臣遂以監察御史贈其父而母亦贈孺人皆賜之勅命維芳傷其親之不見也思以獲於上者而致告焉於是請告而歸嗟夫上之所以逮下者仁也下之所以當自盡者義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君子惟篤於義而已矣維芳將行其同列之賢陳君憲求諸士大夫作詩送之請予言為序陳君維芳郡人也嘗巡按江西亦能明於義利佑善而推惡予之所深敬者也於四明而有

若二人焉則予雖無言可得邪故書其為人之可敬者以為贈行詩序使人知是詩非徒作者也若夫為親戚之榮鄉邑之光則諸公之詩備矣此不著

送劉中書序

宣德元年八月中書舍人劉君長謙援例得請於朝將歸其鄉有事於家廟凡交游之賢鄉邑之舊皆賦詩送之而屬予序長謙在中書最久而以清慎勤敏見稱朝廷舉封贈之典以嘉惠任職之臣而長謙之父母已不

幸久矣於是以中書舍人贈其父而贈母為孺人錫之勑命長謙荷君恩之不遺傷其親之不待思以其獲於上者而致告焉此其請歸之意也而予於長謙蓋不能無所感矣夫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願其子之才而為子者亦莫不願顯貴其親交相願而不相逮者蓋多也初封贈之命下也士大夫之幸及其親者皆動色相慶其不幸者則皆抱疾於無窮予與長謙皆然也今長謙捧勑而歸脩其告祀之禮以榮其親於既沒之後松楸

桑梓皆被雲漢昭回之光而予方預脩兩朝實録矻矻
旦暮之間以自效而不敢顧其私夫同有慼於其心而
其迹乃爾異也則於長譲之行雖欲無感可得邪然朝
廷之恩不但已也予之欲盡其情於吾親者將不可兾
邪雖然竊有慮也蓋慮夫人之或閉其途也夫朝廷之
予告蓋亦以遠近為期而凡往者多懷自便之心脫有
不然則所以閉其途者將不在斯人矣乎則人亦豈忘
於斯人也哉且上之所以推恩於羣臣者仁也臣之所

當盡者義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長讓守禮而尚義非有若予之所慮者也而予於長讓誼不薄故為之序如此長讓其亦有取也夫

送羅都事復職序

延平羅輝為江西都指揮司都事既三年考績來京師吏部以為稱言於上俾復其職於是其鄉之前輩戸部侍郎陳公伯髙屬予文贈之陳公之言曰輝為太學生得今職其質美而氣和識通而才敏其在江西也上官

愛其能凡在下之人亦無有怨惡者而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王公時彥亦為予言曩以省親過江西識輝其從容閑雅周旋勤慎予雖未之識以二公之言觀之則可知其賢於人矣予欲已於言其可得乎夫都指揮者古連帥之職也一道之軍政皆屬焉其任重矣故國家必以勲舊大臣處之經歷都事乃其幕僚所以治文書而賛助行事者也亦云要且劇矣為之長者既勲舊大臣又多武人不熟文字惟主畫諾而已故事

一委於幕僚凡操縱有失其宜緩急有爽其度善惡懲勸有不得其道者當事之臣與司糾之吏皆畧於其長而致察於幕僚故經歷都事非誠有才能者不能於其職蓋可謂難也而其能者則其屬之衛所隊卽伍長皆奔走之無不如志是亦可謂榮矣以輝之賢於人如此則於都事之職蓋必有其榮而無其難可知矣夫今之制皆唐虞之舊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而天下之治功盛矣士也無其才則已茍有才而幸見用焉則何

有乎沉鬱之患哉今輝始考績已見稱於士大夫由是而益謹於理益敏於事不以其所已能者自多而以其所未至者自勉則他日所就豈尋常可及哉故為序以贈其行

送鄭知縣序

鄭侯煥文永嘉人始自監察御史為予泰和令寛厚而不苛雍容而有禮予邑之人皆無怨惡之者既九年考績於吏部以最當陞然無缺可擬也俾為寧縣令食六

品禄侯將行其鄉友監察御史等求予言為贈憶侯初去泰和時深以難治為憂予聞之述其風俗之美詩書禮樂之盛山川景物登臨覽觀之樂為文以贈之侯未能深信至於今乆矣而人未嘗有違言事未嘗有玷累於侯者然後信泰和之人之易治也江西自昔稱文獻之邦而泰和為盛人所以誣為難治者盖曰訟夫訟以公言為文事有不恊於公者相與公言之而已使事皆當乎理之公也則訟惡乎興仕者不患其不公而以訟

為患是豈善為政也哉且吾邑之俗最重仕者雖倉廩
驛傳征稅之甲無不敬焉而況於府縣之為父母者乎
況藩臬之尊御史之重者乎使其行而公也其敬禮加
甚焉豈敢有一言非詆之者其風俗之美如此惟吾邑
仕者之臨乎他邦也其所行公矣君子小人皆以為宜
矣獨豪猾之徒以為不便於己思有以中傷之如犬之
搏狼之噬肆其惡以求勝而不顧可否雖御史之重不
免焉其視藩憲府縣可知矣倉廩驛傳征稅之甲又可

知矣此其治之之難易豈不較然明甚矣哉故予益信吾邑之俗之為美而亦侯之所喜而思者也今去治寧寧為南昌屬邑其地僻其産饒其民俗大抵與泰和同也則侯之成治功益易矣他日累其績而進於膴仕其可量也哉侯當益信予言之不妄故序以贈之

送蕭子敬序

蕭君子敬吾邑之良也始自鴻臚序班授髙州府照磨既而以累見謫仁宗皇帝在東宫時知其故及即位特

貫免馬而子敬以病退伏田里既二年始克謝恩来京師於是仁宗皇帝賓天已一年矣今皇帝聖明在位圖用舊人有司以子敬病不任事俾歸老馬將行過予言曰吾居京師四十年束帶執笏而進於顯榮者亦二十年矣今以病歸得優游於閒曠之地而自放於山水之間誠可謂幸矣子其無言以贈行邪予與子敬既同邑且同朝久誠不可以無言然亦將何言哉憶永樂之初朝廷清明四夷賓貢而脩典禮彌文之盛子敬在鴻臚

習於儀節賛相執事雍容進退以近天子道德之光其志氣蓋偉然也今年始六十而以病去則於其志豈不尤快然也哉古者君子之仕也蓋亦將以行其志也然而至於盡瘁而上不知察者此其世可知矣今子敬之得以自遂也於上之恩澤其可忘哉子敬居縣南四十里良田沃壤繞其廬有種魚之池有藝蔬之圃異乎無以為歸者也賓客之往来相與掇芳擊鮮釃酒而酌之醉飽之餘續康衢之謡咏天保之詩以歌太平之盛而

祝天子福禄於萬年此亦子敬之志也予雖未老然亦衰且病矣況乎當寛大之朝喦惻隐之實而可以駑弱之質乆玷士大夫之末哉則予乞身而歸以從子敬游而申其祝頌之志亦可冀而待矣姑書以贈其行

送王知縣赴萊蕪序

吾邑王紱用儀以進士得萊蕪知縣當之官有愛之者皆曰用儀質清而氣和志端而材美宜為郎官御史朝夕在朝廷而乃僕僕走千餘里以自試於一縣何耶予

應之曰君子之仕以為民也自公卿大夫至於藩臬之大臣所以佐天子行政於天下其職雖不同而利國利民之意則同也然其位尊而去民也遠雖能善其政而不能親致之民故民之被其澤也難矣惟令於民為最親得因上之所行以施其惠雖甚劇且勞也苟以至誠惻怛之心而委曲圖之民無不受其澤者此令所以為民父母也今之公卿大夫無臨下邑者惟郎官御史或以事至焉然其勢隆赫其好惡以道者蓋鮮民往往望

而畏之故事之操縱緩急必皆決於令而民一於令是聽是以為令者苟無至誠惻怛之心則已其有至誠惻怛之心以利民而民親之則雖公卿大夫藩臬之大臣孰敢不為禮郎官御史何加焉此君子有志於民者所以樂得之也古之仕者不為縣令不得顯於朝故縣令之賢者多入為卿佐為大夫或至三公封侯者而今之由縣令顯者尤比比也用儀始仕即為縣蓋發軔於此矣先之以范史雲之清而以至誠惻怛之心施惠於其

民他日政成安知其不入為卿佐為大夫或遂進而上之皆不可知也豈但郎官御史而已哉視用儀之勉與不勉耳用儀聞之曰此紱之志也其敢不勉於是衆皆喜用儀之必有成也相率賦詩送之而予書其說以為序

送劉主事歸省序

仁宗皇帝之初即位也大正庶官以新天下之治詔群臣之任職者皆封其親又令以次歸省且各賜鈔而遣

之於是龍泉劉斆仲文為刑部主事蒙以其官贈其父而封母為安人錫之勅命宣德元年正月仲文援例請告歸省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贈之而請予序予謂仲文顯於親榮於鄉其志得矣予何以增益仲文哉姑相與道夫受恩之厚而期以盡心焉可也昔太宗皇帝在位時嘗命頒誥勅矣在廷之臣莫不鼓舞讃嘆蓋喜及其親而非止榮其身然方次第行之未徧也仁宗皇帝繼志述事霈然隆恩均及小大真所謂其仁如天矣今

皇帝嗣統一遵成憲慶澤之施愈益隆厚三聖一心嘉念羣臣者如此盖以勸忠與孝也夫君子之於是道當如火之必熱如氷之必寒有不待勸也而況有所勸者乎然則吾黨之士其何以報稱也哉是故持已必敬蒞事必勤持法必公臨財必廉待物必恕一言一行無不由於理焉則庶乎其可也夫忠者孝之推也孝於親者必忠於君然於忠有未盡則足以辱親可不慎哉仲文歸矣拜其親於堂上母子之間命服輝暎百里之邑盖

無有能及之者仲文處之益思所以報上而盡其心則他日之所至將豈止為一家一邑之榮而已也予與仲文同郡其居京師又嘗同里其情盖厚也故相與期之如此遂書以為贈行詩序

瑞蓮詩序

瑞蓮詩若干首士大夫為少保永嘉黄公作也公謝病歸就閑曠以自適處於椒岡壽徵菴盖其尊府靜菴先生壽藏之前之室也公既完墻宇治封樹菴前有池則

種蓮其中庚戌之夏花盛開有同茄並蔕者鄉人聚觀皆欣嘆曰此黄氏之祥也於是繪為圖而歌詠作矣公使直序其首直聞之祥者人感而天應之者也語曰作善降之百祥又曰和氣致祥盖和氣者善所感祥者和氣之發也公忠於朝廷而孝於親其感於天也久矣永樂中公在京師堂前之菊有聯芳而並榮者静菴先生壽藏之初營也甘露零其上當是時人固知其為福之兆矣公由是歷三朝官一品而當弼亮之任德業聞望

天下敬而仰之靜菴先生以公貴亦蒙恩封少保年九十餘尚康強無恙公歸而父子怡然俱享盛福是豈特愈於今之人雖古之人亦少有及者得於天也至矣及是而蓮又表瑞焉蓮花之君子也盖曰黄氏之福乃君子之德所致非偶然者天於黄氏何其篤厚明顯如此哉公今纔七十雖有微恙而精神不衰漢之胡廣年已八十猶在三公位史稱其心力克壯練達治體公年少於廣而精練過之今國家圖任舊人豈能終老於外哉

爵禄之盛尚當於他日見之矣瑞不徒作也因借序其詩以俟

送王司務歸省序

省親之令仁政之大者也太祖皇帝時仕者有特命以行矣未著為令也著為令則始於仁宗皇帝今歷三聖而行之不變深恩厚澤隆洽於庶僚而及於天下於乎盛哉予嘗求之古矣周之武王聖王也四牡之詩曰將母来諗盖探其情而勞之耳非誠有是事也及乎後世

陟岵鴇羽北山諸詩作皆興念其親而不得養焉則其政可知矣漢唐曁宋省親著令未之有聞也而於今見之聖朝德政之施盖三代以来之所無者誠所謂如天之仁也夫委質為臣而不顧其親者義也體念羣臣而使得及其親者仁也下以義事上上以仁逮下上下交而為泰此治道之所以隆也錢塘王庭孟揚始自郡庠領鄉薦遂入太學擢授兵部司務司務九品官耳而其任則不輕盖一部之政凡官書出入皆司務省之稽緩

則程督之有違繆則糾正焉蓋館轄之任也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非精勤通敏而廉公慎密者不能誠能舉其職則往往去為達官亦著令然也孟揚之在兵部予聞其名久矣而未與處也然每五日則見諸為司務上其事於朝而多孟揚陳奏其詞氣清亮而容止詳雅蓋已知其為人而凡以職役相涖者亦多能道其善子孟揚所謂精勤通敏廉公慎密者歟其去而為達官不遠矣孟揚父用敬嘗為池州教授以卒而母夫人在堂至是

請告歸省母而展敎授君之墓其同僚李克莊請予文為贈予故為序天子之仁與孟揚之善以送之使人知聖朝有超軼前代之美且知孟揚之為人非苟然者亦使其母聞之而有以自樂也

送成司訓赴淛江考試序

國家設科目取士以興太平之治其来久矣每三歲則令諸布政司合郡縣之士試之取其中者而進之禮部任去取之責非通今博古至公且明者莫能也故為有

司為最難盖士之致用以學問為本必求通於經而鑒得失於史然後能充其才以達之於用有司者有其具又明以擇之公以決之斯足以得人而無迷繆之譏其所繫重矣而惟自好之君子安乎内不惑乎外乃能知其重而加慎焉不然而云無失者盖鮮矣然是舉也主於布政司而臨以按察司與凡風憲之在其地者是皆欲得人而進之協德一心以成其事固善矣茍或異乎是任其勢之所可為小則侵其官大則撓其權使不得

自任焉則為有司者豈不尤難也哉予聞此多矣未嘗不慨然嘆息而興慕於安乎内不惑乎外與夫協德一心之君子也今年當取士浙江布政司求有司之賢者得順天府學訓導成先生規具書幣請焉先生欲辭不可乃促裝就道同列余先生觀等皆喜其有此行也求予文為贈嗟夫成先生彼之所以請子者盖知子之通經博古而公且明也盖知子之自好安乎内不惑乎外而能重且慎也然則子之任此不難也而為布政司與

按察司者予知其皆君子也協德一心以成其事有得人之譽而無迷繆之譏可必也予其行哉予盖俟子矣是為序

送商叅政序

國家以土宇之廣生民之衆未易徧治也乃設各布政司置使以治之而以叅政叅議佐焉廣東號大藩地連山海之間所統郡若縣盖八九十其民衆可知矣而去朝廷為最遠有所欲惡不能自達呴育撫摩使得其所

惟於布政司乎望也今之為使者予未能知若參政商公則予知之乆矣呴育撫摩其民而使之得所者盖其素志也然以予計之布政司之於民亦逺矣雖有善政必下之郡若縣而後及於民郡縣吏皆賢則民庶幾受其澤不然布政司雖欲利民而民不受其澤矣故郡縣吏不可不察也布政司則察郡守與其僚為守者則察縣令佐察之者欲皆得賢而已矣然大賢之生不數數見也取其賢於衆人斯可矣此善於彼斯可矣若必得

大賢而任之予見其難也漢之文翁黄覇魯恭卓茂人皆知其賢也求其比者盖無幾然天下之守令未嘗缺焉亦取其賢於衆人而已此善於彼而已苟為守者未能如古人而以古人望令佐所謂無諸已而求諸人未見其能恕也嗟夫喜圓而惡方好佞而忌剛任喜怒之私失是非之常為守如此者盖有矣未可謂無也今聖明在上務擇吏以養民而取舍之任則付之布政司爾公欲知令佐之賢不賢則必詢諸守而行之以公予慮

有如前之所云者致慼焉故欲為商公言之商公今考績而歸太學正陶先生永成求贈言於予予不能辭故書以為贈商公其有取乎哉商公名惠字元迪金華人

贈李縣丞詩序

吉水李德固為分水縣丞三年考績來京師詣予告曰縣丞八品官耳而與民社之寄吾為之無過人者惟潔廉自持以公勤涖事分水之人頗安之而為吾上者亦莫之惡焉予然後知居官臨民不在多術也惟廉潔公

勤斯可矣吾將奉以終身焉始德固在京師予知其侃侃自信善議論臧否人物不間疏戚皆無所回隱未甞不嘆夫行之難也今德固往佐縣而所為如此是不惟明於知人而又能慎於處己豈常情所可及哉夫公勤廉潔君子所宜務也位不計崇卑必用是而後舉其職不然皆苟道也是不欲為君子者也然而世之欲為君子者葢少故有始而務此者矣未及期月而卒渝焉始之務此者盜名也未及期月而渝焉者素志然也此小

人之尤者也爵位之貴而小人之尤者處之不亦忝乎哉其於任之之意與民所以仰賴之心何如也德固既能此又將奉以終身誠能之不謂之君子其可哉抑予既嘉德固而又喜為其上者盖德固能此而為其上者莫之惡焉莫之惡者愛之也非亦務此則安知其可愛哉此予所以喜也於乎人之好惡失其正者多矣舉其所知者為德固誦焉有羅儀範者德固邑人也為肇慶府照磨亦能務此而尤加謹焉所不能者軟媚而已奉

其長之命有事於瘴鄉雖疽發於背亦不辭擔二隸負米以行相與共食二隸厭苦之然卒竟其事而歸若此者不一也京師大人君子皆知而愛之惟其長惡焉卒廹使謝病去所遇如此豈非命耶孔子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德固能獲乎上以惠利其民蓋可謂幸也德固慎終如始則獲乎上者豈止是而已哉因其歸也故序以勉之凡以詩贈者皆列於其下方云

送劉經歷序

吾邑多大家服詩書循禮義者所在皆然而縣之西鄙則稱劉氏當其盛時土田之富室屋之華池臺園囿之勝賓客之多衣冠文物之美燕游吟詠笑談之樂表然有譽於當時然未嘗矜持以自高刻薄以自殖一鄉之人皆安之盖詩書禮義之習勝流風餘韻足以善其後故今之為子孫者皆知以詩書禮義為務而不愧於前人前四十年予與本靜遊鄉校本靜質而文愿而恭簡而不肆和而不同孜孜矻矻以讀書窮理凡世俗之所

好者未嘗一動其心盖亦其族之良者也業成陞太學出而用之得海南衛經歷軍帥皆武人不知書其所行鮮不違於理違於理則入於法本静維持賛相必使事得其宜而下蒙其恵於是所至有名皆曰劉經歷君子人也吾邑之仕者多也盖嘗聞其所為苟有善則欣然喜以為與有耀也本静譽望如此非獨無愧於前人而亦有光於鄉邑況又予同門友乎則予之喜可知矣今年以内艱服闋来京師其年纔六十一即以老病不能

任事懇辭於吏部吏部以聞許之此又與貪位苟祿者異矣予滋為之喜然亦不能無愧且慕也盖予少本靜數歲而濫官三十年今亦老且病矣猶縻於職務不能去視本靜之超然自得安能不愧且慕哉甞愛本靜之里臨水而背山田既衍沃而風俗淳和本靜兄彥相於予為姻家而予姊夫楊公子行與其弟子誠子珮居處相望其他故家大族亦多與予善欲買田居之未遂也本靜幸與諸公謀所以處予者他日乞身而歸杖屨相

從逍遥東阡西陌間飲酒賦詩以頌君德之盛不亦美哉故於其行序以送之而併道予意以俟

贈醫士李思訥序

姑蘇李思訥以醫名京師乆矣往年予友劉士拯得傷寒病勢甚危更數醫莫能愈人以思訥為言遂往求之思訥投劑而病去士拯賫謝不受乃求予文贈之曰思訥不特醫可重也其謙恭詳慎尤有足多者予喜而贈以言其後予息病瘡疹亦致思訥而病已不可為然觀

其言動誠如士拯所云者心亦重之往往為人道其善
不見者三年矣今年少師吏部尚書蹇公有疾在中脘
間一發輒痛楚不勝他醫投藥或暫已而復作終不
愈宗伯毘陵胡公言思訥於公即召致之思訥治藥服
之病良愈公亦重之因酧以幣思訥亦固辭曰斯道也
生受教於先人兹效用左右得無差失幸矣且公為國
家大臣福禄未艾固有陰相默佑之者生敢貪以為功
哉於是公益重其為人屬予作文以彰之予不能以複

出辭且念人之有善固不嫌於屢書也予嘗論之古聖人之為醫所以濟人非以為利也其心之仁蓋與天地同量故以醫為業者必當思聖人之心惡可以利賊之哉且仁義未嘗不利也苟貪利之心熾則行仁之心泯於是有譸張捭闔自以為功能而釣利無厭者夷考其實卒亦未見焉是皆仁之賊君子之所惡也公今之元老朝夕天子左右以圖議政事其所繫重矣有疾而思訥愈之其為功也偉矣然而退然若無與者其賢於斯

人遠矣哉思訥宜無變其志古之名醫載在史册多矣其心之厚於仁者皆所宜法華陀雖髙而矜肆取咎非所願學也思訥勉之使他日有傳焉

送劉教諭赴宜賓序

吾邑劉通李顯以永樂丙午鄉貢進士為瀘溪縣學教諭遭外艱去今年起復來京師得典教宜賓宜賓漢僰道縣犍為郡治在焉梁初定夷獠改犍為戎州歴代因之宋政和中通判蘇時言於朝曰今文教大同逺近若

一而此縣與州猶以戎僰為名則是鄙夷其人請改之於是改戎州為叙州僰道縣為宜賓縣國朝升州為府仍置治宜賓則宜賓固大邑也李顯將行或有病其遠者予曰君子之仕貴乎敎之立道之行不以遠近為慮也宜賓介兩川之間其山水奇秀而風俗朴美是以其人多說詩書尚文藝盖自昔已然況於今日聖化之盛哉則其敎易立其道易行可知矣若以宜賓為遠則今之州縣固有在宜賓之外越千百里者豈不尤遠乎使

李顯之教不立而道不行則雖在鄉黨州閭奚貴哉予欲李顯務其道謹其所以教而無負於委任遠非所慮也且吾聞之在宋之時縣之人有廖翰者以孝義聞於世其子琮與眉山蘇氏同年取進士官於朝有廉退之節其後豫章黃太史謫居於此而與廖氏父子遊太史孝友忠信文學議論百世之士也其流風餘韻足以使人起敬起慕故宜賓之賢才至於今不絶也李顯以聖人之道體諸身日與諸生講誦而服行之而又舉廖黄

諸公之近而可知者加勉焉使諸生之學行無愧於前賢斯無愧於聖人則李顯之教立道行亦無負於朝廷興學育才之意矣若以遠而自怠則非予之所望也李顯聞之拜曰先生之教是也通請服膺焉於是書以畀之

贈陳從道詩序

從道蘇州常熟人永樂中以醫薦入太醫院今年既七十援例乞歸其鄉朝廷許之蘇之仕者夏㫤仲昭等喜

其志之遂也析唐人詩聞説故鄉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二句為韻賦詩以贈之復來告予曰從道讀儒書而兼善醫術又以貲富閭一鄉好禮樂義鄉人重之其所居最幽勝有田園池沼之饒花卉竹樹之美作南墅草堂放鶴軒露香亭於其中賓客有過門者必相與傾倒為歡今從道雖老其風流勝概猶在也則於其歸豈不樂哉諸公贈行之詩宜有序敢請於先生予謂古之君子重去其鄉果不得已而去然豈終能忘之哉是故

有幽而楚奏顯而越吟者則人之情可知矣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又曰七十曰老而傳又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蓋使之安於鄉里而從容以樂也然昔之人有去其鄉而委身於國其用舍進退非已之所能必於是有盡瘁事國不已於行如小雅北山之所嘆者豈非以其時哉今天子在位聖仁如天知老者之欲安也詔仕者七十許致事凡在官使者皆如之於是山砠水涯幽雅閑曠之地始有冠帶而

居杖履而遊逐雲月之去來玩魚鳥之翔泳者此太平之盛觀也從道何幸親遇聖明之世哉予甞聞之常熟濵大江連巨海陂池湖蕩聯亘乎四境其地皆膏腴常稔之田蓋蘇州之優饒冠兩淛而常熟又為諸邑之冠其人既富而好文其燕娛遊賞之樂他處所不及而水陸所産鮮肥甘脆之物又足以資其美四方之士留連於此者不絕也以從道之曠懷雅度其為樂可既耶抑豈能忘所自耶酣暢之際必有咏歌以頌聖德足以繼

康衢之謡者宜謹録之使他日有考也

贈宋知縣赴泰和序 代李學士作

宋侯名懋字時勉江隂人素以才行稱於鄉監察御史陳耘舉以應求賢之詔既至京師諸大臣羣試之以為能授宛平縣丞宛平京邑也其事最為繁劇侯介然自重不可干以私凡其所行必度於理理之所可即行之其不可者雖强之弗從也予聞於縣人乆矣今年改泰和知縣泰和於安福為鄰邑其山水清秀原田衍沃民

以戶計者凡三萬於養生送死之具不他求而有也其
人習詩書尚文藝誦讀之聲相聞不獨城郭為然也雖
深山窮谷亦往往有之其學問有成者多出為時用下
士小民皆能知道理畏法度賦稅力役以供公上者未
嘗後諸邑其或有所論訴賢令丞以理諭之酌其情之
輕重而加懲勸焉多不終訟而罷其俗之美如此故自
昔號為易治予嘗聞之昔江陰徐侯來為縣親君子遠
小人其愛民如子無酷刑無暴斂若姦豪有干法者則

嚴治之不貸也是以小大之民各得其所至今五十年猶傳誦不哀後之繼者各以其才為治苟有善及人人皆思之然於思徐侯也為深則人之情可見矣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足以為治何必威嚴哉今之為縣者多矣其循理以治民者未必勝於肆威以厲民者之衆也魯恭卓茂之不繼而屈突蓋齊元振是效為之民者果幸也果不幸耶宋侯之治必度於理意不止於徐侯其將為漢之循良也與今之泰和泰和之幸也上有循理

為治之賢下有明理思治之民泰和之治將不為中牟

密縣也乎侯將行縣之仕者求予言贈之盖以卓魯望

侯也侯尚思副其所望哉而其土俗民情亦侯之所宜

知故書以為贈行序

楊遵叔簡字序

少傅西昌楊公冠其中子遵而字之曰叔簡予忝為賔

則既以命之矣叔簡又請其義於予乃告之曰遵者擇

也簡者分别之謂學莫大於擇善顔子之所以為賢亦

曰擇善而已謂之擇則固有所分别矣子之尊公以是命子豈欲假借以稱道也哉其望子至矣夫人之生莫不有是善然不能純是善者氣稟拘之也是故君子必當審其所以發善者由之不善者改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然不能純乎理者物欲害之也是故君子必謹其所趨是者從之不是者違焉内擇諸心外擇諸事分别嚴而取舍正人倫日用之間必皆盡善斯可謂之君子而朋友者君子進善之資也葢擇之或未精行之或

未當非朋友匡正之益而欲不悖於道難矣然而有損友焉逢迎阿附以陷於邪僻不可不擇也子讀書以明善擇善以飭身又求益友自輔而不怠以止焉則子之為君子也無愧矣傳曰顔何人哉希之則是子必勉之叔簡拜曰先生之教是也道敢不勉予嘉其志而願其成因書以為贈

鄭氏族譜序

鄭氏於泰和為大家其先本滎陽人宋端明殿學士毂

之子新通判吉州遂家泰和羊馬巷新後四世有叔文者徙居雲亭鄉之五塘莊其居今雙溪則不詳所以徙自新之後雖無仕者然其子孫蕃衍盛大以貲産稱一鄉國朝洪武中宗顯始由邑庠生出為武陵典史再生濟陽新安二縣簿廷賓亦以才選今為祥符遞運大使而建重亦遊太學駸駸且嚮用三人者盖今鄭氏之顯者也然鄭氏之所以見重於鄉邑者非自玆始予聞邑中父老言鄭氏之前輩長者多惇厚質直其所言所行

必本於為善詭欺薄惡之習無有也其世積如此則其子孫之盛固宜矣予家距鄭氏二十里昔居家時或有事於其鄉而一過焉見其垂白之老者一二人其言猶有惇厚質直之遺風於是竊嘆故家大族之所以維持封植者固自有本也盖由世之豪奭雄傑者而觀之惇厚質直誠若有不慊於意者然所以涵養本原而暢達其支流者盖在此而不在彼矣故予有慕於鄭氏也古者世家大族必有宗法以聯其支後世宗法廢其所以

正倫理篤恩誼者以譜牒在也故宗顯修其譜牒爲甚詳蓋自始祖至於今秩然有序而不可紊其用心勤矣予交宗顯最久其易直之行廉潔之操予所甚敬也故因其求而序其譜且推明其先世所以致夫子孫之盛有本者如此蓋欲以勉其後人庶幾引而不替也

抑菴文後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李函圖

抑菴文後集卷十一

明 王直 撰

序

正統丙辰會試録序

臣聞天之愛人君莫大於以賢才遺之蓋賢才者致治之本君必用賢以興治平故天為生賢使得如志以治此所謂愛君也恭惟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寔當興賢之歲天下賢才欣逢明聖莫不奮勵以求用科舉所出蓋

彬彬然矣今年會試禮部者凡千人尚書臣濙侍郎臣敬臣士嘉以考試官為請上命臣直臣循其同考官則臣驥臣恬臣鈺臣叙臣叔剛臣曰恭臣愉臣璲監試則御史臣裕臣啓其諸執事皆一時之選祇承德意罔敢或怠拔其尤者百人而進之臣嘗伏思國家一統天下列聖大德克享天心天為生賢以充任使聖仁涵育之深皆得有所成就蓋自洪武庚戌至今將二十舉矣小大之才竭忠盡節治效之盛比隆唐虞此皆天之所祐

豈偶然哉玆當太平之世而百人者復蒙簡拔得詣大廷奉清問蓋非常之幸也自古有志之士不為少矣孰不欲其道之行哉然而遭遇為難蓋必大有為之君然後能急於求賢篤於圖治皇上以天德居天位其所以安養下民之心即祖宗之心而大有為者也諸生由是而進膺一命之榮列庶官之職必當思夫天之生賢所以佑國家國家設科出而用之者蓋欲成治功隆熙運夙興夜寐盡臣職所當為而無曠官竊禄之譏使天下

皆曰科舉真足以得賢才斯善矣小録既成因書以為序

送劉少卿序

古之君子之仕也既盡其職矣則不暇顧私親蓋君臣父子之道有不能兼盡者則因其所居之位而盡心焉此義之當然也然或蒙君之恵以及於親既享其榮而又得食其禄則雖殫力於朝而不及致樂於家亦庶乎兼盡其道矣此人之所欲而不可必得者幸而得之誠

可謂難矣至於老而歸也既無愧於君臣之義而又有父子之娱此非常之福莫大之幸也若是者葢千萬而一二見焉北京行太僕寺少卿劉公安道其人也安道洪武中為刑部主事以清慎受知高廟有文綺之賜自是歷中外凡四十餘年既請恩封其父為太僕少卿而致養之榮士大夫皆嘆羨以為難今七十得致事以歸而其父九十餘尚康强如少者安道進而盡君臣之義退而盡父子之娱非常之福莫大之幸萃於其一身

今之士大夫得此者誠少而安道獨得之則豈獨安道自喜哉今之士大夫莫不喜也彼前之所云難者已不能必得則於後之所云誠少者而安道獨得之惡乎其能已於情哉雖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安道之得於天如此豈本於其身抑亦其親有以致之也不然天於其父子何其獨厚之至哉有唐之世香山九老之會當時榮之至於繪圖以誇示後人然豈有盡天倫之樂如安道父子者則安道之歸侍其父於堂上衣冠之華

子孫之盛將必有繪為圖以誇示後世者此太平之美觀也予固歆羡有不能已於情者因諸公求文以贈行故為序述如此

富溪八景詩序

吉水富溪王氏其先自縣之盧溪徙焉居富溪者七世矣其地多佳山水而王氏世業儒攻文章有遠林者其秀也四時朝暮撫景物之清華發詞藻於吟詠録其尤者為八景一時名士皆為賦詩元季兵亂燬焉國朝承

平將百年山川草木莫不寧殖而風日雲月之發於聲麗於色者㒺可樂而玩也於是遠林之孫好直好信好古乃因舊題定為八景曰南山春靄西符夕照元潭秋月劍石朝雲三峰秀色五嶺松聲滄江春漲墨沼晴波命工繪圖以請賦於士大夫好信之子佐為進士在京師俾求予序予家泰和在吉水上流嘗浮大江泊舟玄壇觀下登雪浪閣讀呂岩所留詩觀許旌陽斬蛟劍既而上山頂撫試劍石以臨符山其飛符斬蛟之迹蓋宛

然可想也遥望長溪隱隱如白虹以入於江而室屋鱗次在其上父老告予曰此富溪王氏也居之東曰三峰山東南曰南山東北曰五龍嶺巒然深秀雄拔皆在目睫間獨其宅前所謂壘沼者以遠莫之見然則富溪之八景予固彷彿得之蓋信乎其可樂也嗟夫山川景物天下之所常有也然而有顯晦者遇與不遇焉耳苟遇其人則遐陬僻壤雖小而必彰不然則名川大邑雖盛而不傳是故柳州蠻夷之域也其山水之勝以柳子而

顯賛皇之平泉淮南之菱谿皆將相所營其初亦赫然盛矣而遽至於泯沒而無聞豈非誠繫乎人哉富溪雖吉水與區然非一邑之大觀也而王氏子孫之賢世濟其美故所謂八景者著於昔而顯於今亦可謂遇矣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若此者豈非以文乎哉憶前廿年嘗從翰林諸公取北京八景而賦之制作之盛至今在人耳目其後祭酒胡公又出豫章十景屬諸公賦焉今而又有富溪八景雖其美巨細不同然使天下後世

因是以知聖朝文明之運士君子得以其暇日娛意山水之間而形於歌詠豈非太平之盛觀哉故不辭而為之序他日乞身南還當相與徘徊溪上周覽而賡歌尚未晚也

贈僉事鄭君赴任序

雍言予友也蓋自其初取進士即入翰林為庶吉士與予接其後去為中書舍人行人司副又與同朝相愛厚雍言恭謹遜讓其言語恂恂舉動必以禮人亦以禮接

之無不相敬愛者其為文章必師法古人而於篆書尤工蓋今之傑然者也為司副滿九年陞河南按察僉事然終惜其去詔留京師與諸儒日趨文華殿與文藝之事如是者又五年人莫不榮之今年始受命赴河南而人猶惜其去謂雍言不貴顯於內者何耶予謂此所以重雍言也世之用人多取諸學校今布列臺省者比比皆是其所出同所業同然而有職文翰者則人皆以迂闊視之謂不足與立事故凡任此者則老於此而已雖

或懷奇負氣卒摧沮消磨無以見於世今雍言之去是不以迂儒視雍言也將觀其事功而進於用也按察司之設以繩糾為職吏之賢不肖民之休戚繫焉今天子布寛仁之政去民之所病而興其所利奉而行之使無不得其所則在賢守令守令不賢上之德有不及乎下者雍言慎察諸此而已矣勸沮激揚必以公不以情使長民之吏皆賢則民安有不受其利者此任雍言之意也蒸民之詩送仲山甫而作既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

則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又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亦雍言所當務也誠如是則賢無有能過者而誰敢以迂儒目之哉予與雍言同業儒而迂為甚況又老且病矣超然奮勵使儒者之效赫著於天下後世而予與有耀焉是所望於雍言也禮部主事宋琰吏部主事李源姻戚也求予文以贈行故為之序而道予意如此

贈布政使李公復任詩序

李公字昌祺廬陵人始受知於太宗皇帝自禮部郎中超拜廣西布政使以憂去服闋來朝仁宗皇帝知其賢深加褒賞即命之河南未幾復以憂去會河南歲凶民多失所宣宗皇帝雅知公愛民詔即起公馳傳往撫之而河南之民安蓋公以忠厚敬慎之心而施寛惠和平之政所以受知於上而孚悦於下也今年考績來北京以足疾求歸吏部惜不許言於上俾復任鄉郡仕者禮部郎中劉君孟鐸等相與飲餞於所居之官舍且賦詩

以贈行而屬予序予謂昔周盛世仲山甫之有行也尹吉甫作詩送之道其德業之盛而殷勤屬望之意寓焉孔子取之百世之下讀其詩者有以知其賢詩豈徒作哉以予觀之仲山甫之賦政於外是亦李公之為政也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李公之奉上命以布於下察有司之臧否而進退之是亦仲山甫之職也李公在河南其愛民也至矣然愛民之政李公不能自下於民必得有司之賢者順而行之然後民

被其惠若有不賢李公雖切於愛民終無益於民病然則察有司之臧否而進退之是固愛民之政也李公有仲山甫將明之才與其柔嘉之德故為上下所屬望士大夫歌詠於其去蓋亦有尹吉甫之意焉不然諸公之餞也豈無清酒百壺魚鼈筍蒲足以將其意如顯父之餞韓侯者而何以詩為哉故予為之序而道其意云

贈蔣郎中致仕序

永樂初太宗皇帝鋭意文藝之事詔求天下善書者得

朱暉等若干人闕文淵閣處之盡出法書名帖俾增益所未至蓋欲追古人而過之也暉字庭暉後復姓蔣氏即郎中也其書法率更清勁溫潤衆皆讓其能上常取諸人書親閱而次第之庭暉必在甲乙之選每蒙稱獎受賜賚遂選入內閣凡制誥典冊及諸密務皆命之書庭暉勤慎端確未甞有漏言亦未甞有矜色先生長者莫不愛重之予時為翰林庶吉士讀書禁中得與庭暉相往來其意甚相厚也今三十餘年矣庭暉自中書舍

人三遷至禮部郎中兼翰林侍書食正四品禄然專執筆在翰林職親地禁其勢亦可以有為若在他人鮮不移其素易其守者而庭暉謙順恬澹終始若一君子哉庭暉也去年以年滿七十請致仕三楊先生皆惜其去庭暉意甚堅予嘗謂之曰今天子嗣位信任舊人而子欲求去雖得就閑無乃未可乎庭暉曰吾年老有疾奚可尚貪禄耶遂上章乞歸鄉里上憐而許之庭暉家錢唐富饒之地而有山水之娱其歸善矣獨念予交庭暉

乆今亦老且病况錢唐之遊常所兾願而未得者於庭暉之歸其能不欲然耶顧予少庭暉十二歲欲相從而不可迨予年至庭暉已八十餘矣然予聞静者壽庭暉静以自養其壽盖未可量他日尚得從遊湖山之間盡登臨覽觀之樂豈非幸哉庭暉所厚者潘勤進學輩求予作文以贈行故道予意如此

贈方布政序

貴州古蠻夷之地不領於職方我太祖高皇帝既官其

酋豪以統治其民惟置軍以鎮焉其民既不知禮義皆鳥語狙詐好利而輕身喜相攻剽賊殺其所居皆大山深谷巉巖斗絶之地而履石鋩冐棘刺徒步出入如飛猱不可追躡其習險如此故往往竊發然撫之以仁亦未嘗不帖伏也永樂中酋豪田氏虐其民民苦之太宗皇帝治之以法為除其害本於是民皆請内屬俾得沾教化乃析置八府而立布政司總之寛其教條一以仁為治山谷之民安於衣食以樂生送死者將三十年其

秀民亦稍出為時用衣冠文物不異於中州此足以見天下之人無不可化者而仁之為用大矣今天子在位尤軫念其民盖慮其遠而或有失所者命諸大臣擇布政使往撫之得工部郎中方君庭玉庭玉巴陵人以進士入官為工部主事陞郎中簡重勤慎譽望之著久矣及是舉也人莫不以為宜然則庭玉其可謂之賢方伯矣哉予嘗讀召南之詩而知文王之化召公之功也盖公未臨南國之時其風俗未至若是之美也及其循行

以布文王之政於是諸侯大夫皆能修身正家其妻亦能謹於祭祀而無妬忌之心在位者皆節儉正直之士其賤妾女子皆安於命而以貞潔自守至於騶虞則仁之所及者深矣二南之化本於文王而亦豈非召公之功哉宜乎人之愛其棠而不忍伐也今庭玉之貴州而能繼召公之蹟安知無歌咏於其後也因其僚友求贈言故為言如此以致期望之意云

贈曾學正序

治天下以賢才為本學校育賢之地也是故慎擇俊秀簡任師儒而教之相與誦聖賢之言求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身體而力行焉一旦出而用之以其得於心者而措之於事則天下治矣葢賢才為致治之本而師儒者又成賢才之本也我國家養賢致治非一日矣其加厚於學校葢前代所無也賢才彚進以隆治功以收作人之效葢彬彬然盛矣然常人之情不能久而無斁也為師者昧其所以教為弟子者棄其所以學

非肆情於惰遊則役志於貨利留連樽爼之娛沈溺耳目之玩在位之賢以課勵學校為事者又多好立聲威喜諛佞送迎承順有未至則挫辱隨之惟其勢之所得為而不知以禮義相勸勉積習之久靡然成風士氣之不振學政之所弛雖其本之不立而亦豈非斯人者之過哉朝廷知其然數下詔敕諭所以匡直輔翼而振德之者蓋帝堯之心也然猶以為未足於是各道專置風憲官一員以任之俾革宿弊而勉成功凡禮之所宜厚

政之所宜施盖視舊有加焉於乎上之於學校如此則為師弟子者當何如用心哉曾儀士表予故人子也由太學生被簡擇得興國州學正士表勤於學而慎於行今去為教官無前之所云弊可必也而於前之所云教者亦庶乎可望矣故於其行為言所繫之重以勉之雖然予言有激也惟學道之君子欲興起斯文者可以間乎此士表宜存諸心求無愧於其職斯善矣勿輕以示人而為不好者之所病也

慎獨齋詩序

君子之學其於窮理固難矣致謹於隱微使心不違乎理尤難也天下之事自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至於日用之間言語飲食進退作止凡一切與世酬酢莫不有理焉而欲窮其至使無不知豈非難哉然事幾之初動事迹之未形人不能知己所獨知之地最為切要而不可忽者盖天理人欲之所由分善惡之所以背而馳者也於此而致謹焉杜人欲之萌而必由天理之

正凡所以施於事者一皆適其宜豈非尤難也哉夫能窮理矣乃忽於動作之際而不能由之則亦何貴於能知此曾子子思之所謂慎獨學者之所宜用力也自大學中庸之教行人之知此多矣能實用其力而必為君子者或少何也非以為人既不知而可以少縱耶由是人欲肆天理微雖欲為君子不可得矣燎原之烈焰起於一爝之燃決隄之横流始於一綫之漏嗚呼可不慎哉姑蘇俞景暉以慎獨名齋大理評事張益士謙為之

記又因其親戚殷志學請予一言以啓士大夫之歌詠予辭以不知其人又縻於職事不暇作而志學請不已徐而思之成人之美固君子事也景暉知務此蓋有志於君子之歸不可以不與又志學予鄰也予於文藝之事多有賴焉故不拒而為之序庶幾以成其美景暉勉之若徒矜衒以為名則非予之意矣

雙松齋詩序

雙松齋者丹陽教諭黄中通理所居之齋也通理禾川

人其學以聖賢為師及為教官日進諸生於堂上相與講明其道使脩於身發於言而措之事業及其倦且煩矣則退休於此蔭日下之繁陰聆風中之清韻其心蓋囂囂然樂也客或謂予曰天之生物固有幽潜穠郁之殊而人也亦有隱顯之異若王猷之竹林逋之梅陶淵明之菊皆幽潜之物故為静逸者之所好彼其中誠有契焉也至於洛陽之牡丹維揚之芍藥竒色異態郁然出於羣卉之上故昔之名卿賢相學士大夫皆好之誠

富貴者之所樂也通理今用於時駸駸且顯矣不比之樂而自託於靜退之流亦何異哉予應之曰君子之於物有資之以自娛假之以自勵者若前之云予不得而知通理之志蓋假借以自勵者也夫松有堅剛之性幽澹之姿雨露潤澤而不驕風雪凌厲而不懾故其材之成可以棟明堂柱清廟古之君子居仁由義不移於貧賤不淫於富貴不屈於威武者似之故窮足以善其身達足以善天下通理蓋以仁義為務而思為古君子者

也以仁義為務則於成己及物之效其可量也哉今年
通理來京師謁予告曰中以雙松名齋因其地之產而
已若於古君子葢竊有志焉而非敢謂能也先生之言
所以教中也至矣中敢不勉士大夫多為中賦詩請書
以為序遂書之

贈黃主事序

宣宗皇帝在位時篤意於養賢嘗選禮部會試士之得
為教官者二十四人加以冠帶俾食其祿讀書於太學

必成進士而用之命翰林每三月一考以勵其進富順黄平衡夫與焉年甚少質甚美而志甚鋭學甚勤予每試而閲之未嘗不嘆且羡也正統元年禮部又會試天下士予實司去取拔其尤者而進之衡夫由是遂登進士第於時其父公瑾為户部郎中有名而衡夫又嚮用士大夫莫不以為榮既而授吏部文選主事夙夜不懈以脩厥職自尚書侍郎而下皆喜其慎勤既三年課最言於上俾復任凡為僚友者相率求予文贈之贈之云

者豈徒美其有成績蓋加勉之意在焉此君子之道也然衡夫父子皆為名進士且以才行著稱公瑾守開封嘗考績京師予有文贈其歸矣今又欲贈衡夫予言何足以增益其父子哉辭之不可得念古之君子以世濟其美為貴開封之孝士夫歌咏之衡夫事親亦能致謹於孝矣孝者德之本孝於親必能忠於君然孝非止於朝夕奉養而已也謹言慎行不使貽辱於父母充而極之至於致君澤民而兼利萬物猶不敢以為足而惓惓

以終其身然後為孝之大張仲君陳周之大賢君子也其功業非不盛矣而詩書重其孝則凡功業之盛皆孝之推可知爵禄之隆其效也予因開封之行而為衡夫誦之其愛之意不薄也開封聞之當以予言為然也

贈盛知縣歸光澤序

君子欲施其惠民之心則莫樂於為令盖令於民為最親民之貧富强弱饑飽勞逸與其所好惡者令皆得接於見聞事之所及可以視其緩急之宜而制其操縱之

節必使功立而民不擾若遠於民未見能為也故君子之欲惠民者必樂為令非以其位可樂也樂其惠之及人也彼為郡為藩憲者孰無惠民之心哉然其勢相懸不能親布於民必得令之賢者而任之然後能如志以治故夫縣令郡守藩憲之所甚重者也而人之才性不同不能無過不及為郡為藩憲者既倚之以惠民則必有以維持之制其過引其不及使其惠足以及民而不至於病民則吾民遂矣其所以維持成就之者豈専為

令哉為民故也而令之所望乎上者盖亦如此使為郡為藩憲者不以情恕乎令有善不見知而微惡必閒維持之不加徒威暴行焉如是予見令之難為也豈惟令不安於位哉民之欲實受其惠盖難矣是故為令者必以仁加乎民為郡為藩憲者必以仁施乎令上下一於仁而治功成矣予為此言而世之為賢守為方面大臣之賢者莫不以為然而予亦自以為可也錢唐盛塤字彦和為光澤令三年考績來京師其友禮部郎中潘勤

輩為予言其為治盖有志於恵民者求予言以贈其歸予嘉其志而以賢令期之故以予意告焉亦欲使為上者維持而成就之庶不悖於仁而治功盛矣

虞邵菴註杜工部律詩序

詩之變屢矣三百篇之後而五七言繼作至於有唐沈宋之流又作為律詩詩變至是極矣開元天寳以來作者日盛其中有奥博之學雄傑之才忠君愛國之誠閔時恤物之志者莫如杜公子美其出處勞佚憂悲愉樂

感憤激烈皆於詩見之粹然出於性情之正而足以繼
風雅之什至其觸事興懷率然有作亦皆興寄深遠曲
盡物情非他之所能及元微之嘗謂詩人未有如子美
者信哉斯言也惜為之註者雖多然不失之泛則失之
鑿又或簡畧不足以盡發其意讀者病焉虞邵菴先生
獨取其七言律詩一百五十餘首而注釋之本朱子詩
傳之作疏其事實述其旨趣而公所以作詩之意瞭然
明白其有益於學者不少餘姚魏仲厚與弟仲英最好

讀杜詩得公所註刻之梓以傳使天下作者皆有所悟入而得以臻其妙厚矣哉用心也詩者志之所發也方其動於中而形於言雖各有自然之機然非取法於前人而欲從容中度不失其正亦難矣杜詩天下後世之所取法也而邵菴先生之註未盛傳聞者蓋有願見而不可得之嘆漢蔡伯喈得王充論衡而秘玩以自資今仲厚兄弟得此書不私於為己而公以及人其賢可知矣刻既完仲英之子瑤為瀧水丞述職來京師請予序

其首予謂詩不待序而傳仲厚兄弟嘉惠學者之心不可不白也故為序之

歸田詩序

翰林侍講安成劉求樂遣其子中書舍人鉞來告予曰吾邑楊季安懐忠甞從學於今國子祭酒李先生業成入太學選為景陵知縣以清慎自持一毫無所取於民而亦無以與人人以冷水楊稱之其為民興利去弊如饑渴之於飲食愛恤民力甚於為己惟務築堤以防潦

勸貸以賑饑發剔奸蠹以除民害邑之舊俗婚娶必論財故男女多失時則為定禮幣之數而諄諄勸諭之配合者以千計由是民愛之如父母向之流徙者皆來歸在縣六載而疾病加馬上疏乞還鄉里朝廷下藩憲驗其實民爭往乞留不得遂去年述職來京師復申前請許焉士君子為賦歸田之詩詩宜有序敢請於先生予謂懷忠能子惠其民民之愛懷忠又如此乃忽舍之而去已雖安於田里獨不念邑民將有不得其安者乎何

去之果也鉞曰楊侯非忍於去也顧其身有病不得以終惠其民若茍安不去則將有曠官竊禄之嫌既宜去矣何暇為民計哉此其所以去之果也予聞而心善之世之仕州縣者多矣年至而病及之者亦不少然皆衣食於民貪戀而不去跡其所為未有可稱者是以民厭苦之今之來朝卒不得以免免君子恥焉懷忠再以病告而决於去識進退之宜知止足之分其賢於人遠矣哉然予聞今之制以疾去者疾愈當復來懷忠歸矣有

田園池沼之奉山林泉石之娛親戚賓客可以談笑而往來病有時而瘳矣予懼不可以終留也歸田之詩聊以資一時之喙而已姑為序之

寧菴詩序

寧菴詩若干首士大夫為渝川彭光緝熙作寧庵者其母墓傍之室也緝熙初舉明經得榮縣訓導而母鄒氏卒於家緝熙棄官歸奉葬於其邑玉界金橋之原既作室墓傍以為祀享之所而夙夜哀念不置曰吾親庶其

寧於此乎因遂以寧名菴予友曽公子啓為之記諸公之詩所由作也至是緝熙以賢舉為臨淮令述職來京師因其友刑科給事中張君固持以求予序予聞之孝子之於親無所不用其情生而養焉務有以安其躬死而藏焉則欲其永安於地下是故必誠必信不使少有悔焉者所以求其安也緝熙之葬其親凡附於身附於棺者葢無不備而山川之清淑風氣之完固封樹之嚴密必可以乆而不壞親之體魄其安可知矣然猶惓惓

然存於念慮此孝子之心無已也雖然孝子莫不欲其親之安然而既葬矣不可以復加矣安親有道將不在其身乎身也者親之枝也枝有震撼則本根為之動揺雖欲安得乎故予謂緝熈之安其親要必本於安其身安身有道居仁由義而已仁義廣居大道也居廣居行大道而其身安矣如是人將推本於父母之賢而起敬起慕焉則體魄之藏豈獨百世保之而其神之託乎兹庵者亦將永寧於此矣緝熈讀書學道必有見乎此故

為序其詩而道之

胡氏家乘序

胡氏家乘蘄水令胡侯奎之所輯録也胡氏之先光州人五代時從王潮入閩遂家建州宋紹興間有諱昉者為江淮都統子正益得饒州司理参軍故遂為番易人訖宋至元代有仕者元季盜起胡侯之高祖振卿與其配趙氏以忠節著入國朝來其祖叔儀又以官績顯考匯東亦以能詩有聲於當時胡氏世濟其美如此家乘

所以載其實而傳諸遠也首之以譜圖繼之以先代墓文傳贊記序題詠哀挽諸作而匯東之詩終焉夫故家大族所以能久而盛者皆其祖宗積德以啓之子孫務學以繼之也然載籍不足以傳則後之人無所考而知數世之下必將泯没而無聞其子若孫亦不知前人樹立之難而昧其所以繼必至輕用其身以陷於邪僻而君子無取焉杞宋夏殷之後也文獻不足孔子嘆之况下於杞宋者乎然則故家大族之所當務可知胡侯家

乘之作可謂知所務者世德之傳其有已也哉予嘗讀振卿傳觀其以布衣倡忠義遂攘寇盜復郡城及盜大至官軍退走猶力戰殺賊終不屈而死趙夫人以盛年遭亂世卒完大節保遺孤以再造胡氏皆可謂偉特不常者矣叔儀為令勸農桑崇學校斥滛祠表貞節而匯東尤惓惓於孝友凡所為詩以娱情寫物皆清婉有思致其先之遠者弗暇論一門三世德善文藝有若而人豈他族所可及哉記曰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

弗傳不仁也今胡侯知而傳之不可謂不明不仁矣為子孫者尚思善繼於無窮哉

贈龍孔目序

孔目翰林幕職也凡翰林諸事無所不當理惟大詔令上所特勅者不與其制誥冊命議禮考文與夫述作小大之務稍涉乎有司者雖元老大臣及諸學士主之然必自孔目行焉故孔目雖幕僚非有文學通政治達於大體廉厚清慎之士莫能稱他之為幕職者其勢力雖

不同然汩汩於薄書期會之間米鹽細碎之末視清華禁密之地從容進退與有其榮者不相侔遠矣故吏部於是職不輕以畀人必自教官焉取之宜春龍駿字執毅以明經領鄉薦得河源訓導以憂去服闋來京師選為翰林院孔目時詹事府無主簿吏部併以主簿印付之執毅兼理其事有餘力遂以才名聞於人既三年考績以為稱俾復職其鄉友刑科都給事郭君邦器求予言贈之予甞以少詹事兼職翰林既知執毅而愛之及

出佐禮部而尚書昆陵胡公實兼治詹事府執殺常往來計事公亦愛其為人予既克相知則何可靳於言況又有郭君之請乎君子之仕未嘗計崇卑要以樹德為上德苟立矣則卑可尊也不然雖尊奚取哉今制賢而在下位者皆得薦舉而凡顯官有缺必舉賢任之執殺在翰林三年已見知於人如此果進德不已而日益有名則雖欲辭尊可得耶譬若登山然行愈力則身愈高雖薄雲漢近日月不難矣予於執殺乎望也故為序以

贈之

贈右副都御史朱公南歸省墓序

正統七年三月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與言考績來北京公廉厚清慎仕宦將四十年至是年六十八矣慨然有鄉土之思即上章曰臣以菲才叨任使而以傲官邪貞百度為職今老矣不能有為誠恐負陛下乞致事歸故鄉上素聞其賢以年未至不之許詔吏部俾復任公既頓首謝復上章曰陛下聖德如天所以眷念

臣者甚厚顧臣去墳墓乆矣願乞一歸省上重違其意許焉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公某僉都御史曹公某皆喜公之志得遂也謂予曰吾與朱公雖不同署而職任則同僚友之誼可無一言贈其去耶願以屬之子予謂朱公今之賢人君子也其存於心施於人者固已表然重當世何待於予言且今之歸昔人比之衣錦之榮然乃庸庸之流之所矜誇而稱道者朱公盖厭之非予所宜言也抑聞崧高蒸民尹吉甫之贈申伯仲山甫者述其

德業之盛而勸勉之意寓焉朱公盡心於所事而又不忘乎親此所謂忠與孝也忠孝人道之大而德之本也由舉職之常充之以致其君由追遠之誠推之以成其親而無毫髮之不盡焉然後為忠孝之至而皇上眷注之厚可以無負矣此非公所素藴者與君子之修德行道蓋亹亹以終其身不以老而怠也故曰德音不已又曰德音是茂此所以為邦家之光非獨閭里之榮也以是贈朱公庶幾古人之道而亦二公之意也歟

送河南左布政使饒公歸治所序

正統七年四月河南左布政使饒公在任三年上其績於吏部吏部以聞天子以為稱其任復還之河南公名禮字景節盱江人先為御史滿九年陞浙江叅政蔚然有賢名於時會河南布政使缺上命大臣舉賢而任焉衆謂莫如饒某同署名薦之於是遂陞秩河南而其譽績益大顯於天下河南古豫州之域今之布政使即古之牧也昔舜所命其人不可知然其所以命之之意莫

切於養民而尤莫重於農時然遠者有未懷近者有未治人之有德而待之未能厚任人而用之未能信姦邪凶惡之徒或有未能盡拒之者而欲使耕不失時民不失養蓋難矣故命之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其惓惓之意也去之三千餘年而虞書具在凡居牧之任未有舍是而能治者我朝列聖仁育兆民蓋不異於舜其求賢任官而諄諄命之皆與舜同也然則當是任者可不以虞廷之賢自處乎饒公在河南

既盡夫為牧之職矣然河南郡縣累百十其所與養民者守與令也遠者其盡懷近者其盡治於有德無不厚於任人無不信姦邪凶惡之人無有能干政而撓法者則農時遂民食足矣虞廷之臣可以無愧也其或有未然饒公豈宜釋慮於心哉古之君子志於德業者未嘗有怠心禹曰予思日孜孜此虞廷之臣所以有聞於永世也則下於禹者可知矣饒公將行在朝之賢素與之厚者屬予言贈之予亦欲饒公之以虞臣自處也故為

序如此

王氏自序題辭

廣東布政司左叅議蒲圻王公時舉自序一通載其世德之實與其學之所由身之所歷其心之忠於上仁於下守禮義之防謹法度之施亦既備矣然非欲自為名也將以示其子孫而使之善繼古之人有為之者矣太史公則託於史以傳其後若晉陶淵明宋蘇黄門皆自為傳而人不以為嫌盖君子之身道之所寓也使其所

行皆不離乎道之正則雖出處異宜天下後世想望其風采惟恐莫得聞而亦何嫌之有且人之子孫必將效法乎前人茍無以示之則不知其所立之難而昧其所以繼必至辱其先而累乎後然則序而傳之者所以為善後之道也時舉其知務者哉予與時舉生同年同取永樂甲申進士第其令江寧遷春坊予又與之同朝而見其行事及僉憲廣西叅議廣東其所行之善卓卓在人耳目蓋所謂不離乎道者豈特可示子孫而使之善

繼哉時舉官四十年致位第四品為藩憲大臣百歲之後秉史筆者欲為當世賢臣立傳不於此有徵乎昔唐甄濟篤於忠義不為安禄山所污子逢能刻身立行以顯其父父子皆見取於史官為時舉子孫者又可不知所務哉予與時舉雖同年然予實衰且病而時舉尚康强其進於德業當益盛後之人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奚獨此哉時舉之子奭持以示予故為題辭如此覽者當必有取焉

送顧訓導序

顧瓊宗善蘇之長洲人以明經領鄉薦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龍陽訓導以去其素與厚者禮部郎中潘勤進學謁予告曰勤與宗善處乆矣今其去為教官教官成賢才之本也宗善於是固不敢不勉而勤亦欲有以相其志敢請贈言於先生予辭以未識宗善又縻於公務不暇作進學數來請予言不厭予念朋友之不相輔者多矣而進學於宗善獨惓惓焉可謂之益友無愧也且

進學從予在翰林亦乆矣其可以終拒哉乃為之言曰君子之仕自郡守縣令以上皆得位以行道其秩既崇矣學校之職惟教授僅得九品至於訓導則已卑然自郡守縣令以至公卿大夫莫不加禮焉者豈以其位哉以其道也道非其所自為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者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修於身而又以淑諸人則繫重矣奈何其不加禮哉然則為教官者固當以道自任使言行而皆由乎道則教之本立

矣朝夕進諸生相與講明而服行者亦惟道是從則其身亦無不修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不難也教官如是則臨乎上者豈徒加禮而已哉不此之務而惟以畀為戚不汲汲以求則兀兀以休或齪齪以自謀而不以離道為憂則將承之羞而何加禮之有宗善志於道者也而進學又欲輔以義予可徒以言相悅哉故以是為贈宗善勉之

贈高要令蕭薦之南歸序

薦之名進予友也有秀偉之質有卓越之志有英銳之氣有通敏之才其始為進士在京師歷試諸事既以名知於人矣久之授藤縣令以憂去官服除改髙要髙要肇慶治所頗以富庶聞於外往來者多嚮意焉以故事益繁薦之承上撫下其綜理周密而應接愼勤事皆辦治而民受其惠由是聲譽益振京師諸公知薦之者皆曰以薦之為人宜為郎官御史庶得以效其能顧乃使為縣於嶺南萬里外雖有民社之寄然亦遠矣或者又

曰君子之仕貴乎有以自見不然則亦衆人而已虞詡為朝歌長以銛利之器用於盤根錯節之間人稱之至今髙要雖緐乃薦之自見之地也使庶務畢舉而恩惠及民則雖不為郎官御史其所以自見亦偉矣薦之述職來京師予為誦其言薦之曰厚哉諸公之意何相愛之至也進安敢不勉嗟乎薦之其賢於人矣哉古之君子各因其位而為所當為孔子之為乘田則乘田而已矣其為委吏也則委吏而已矣及乎為司冦攝相事則

慶賞刑威之道行焉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薦之今爲令人所以期之者不止是薦之間之自若也豈非誠賢於人矣哉夫學與仕辟若登山然勉而不已則至其極矣薦之誠勉之其顯榮光大何所不至哉予尤厚薦之而愛之尤深故於其歸遂書以贈行而予凡善學爲高要丞與薦之同僚幸因以予言諗之

送陳太守還建昌序

宣德六年春聖天子留神萬幾恭思治本以爲民休戚

繫郡守詔大臣舉堪其任者得九人監察御史陳君鼎與焉以為建昌太守璽書襃勵而遣之君天性剛毅而操守廉潔其為御史既以不茹柔吐剛得名矣及之建昌抑大豪之為民病者一以恩惠撫民凡民素所欲而未得所惡而未去者皆次第罷行之一郡以治建昌之人翕然稱頌以為前之為郡者莫能及夫千里之郡為之民也多矣然皆有以自業其所以不能安者姦豪之徒為之也辟之嘉穀得土壤之肥承雨露之潤非不勃

然生矣然而稂莠侵之蟊賊害之惡乎其能成也故欲安民者必去其所病趙廣漢威制豪强小民得職其稱譽至今陳君克繼之然予嘗思之千里之治守為之主也其縣之屬者凡有幾守之治必下之令令果不賢則民之病自若也守雖欲治其可得哉故為守者莫急於擇令令皆賢則民安於田里而無擾之者守之治績不勞而成矣陳君識達治體其才足以有為其能以此為務可知也予在京師久聞君之名及考京闈所貢士而

君實監臨場屋中相親者幾一月觀其言行心固重之洎守建昌而所立又卓然如此其愛重加焉今述職來京師既受恩而歸郡之仕者鍾旭子旦輩皆作詩為贈而以序屬予予素知君故不辭而序之

贈馮太守序

聖天子篤意養民謂守令者養民之職也詔吏部慎擇令至於郡守則命三品以上大臣察舉而禮部員外郎馮敏欽訓與焉以為紹興太守欽訓永豐人始取進士

為兵部主事改禮部皆以慎重得名未幾尚書胡公嘉其才行舉以為儀制員外郎至於今未久也而即當一郡之寄葢其名實忝然於上下故宜爵位之進如此也予嘗思之天子以一郡之民付之守欲使之各遂其生而無失所者然守不能以親接乎民而又託之令令賢則守得如志以治不然守雖欲惠民民悪得以受其惠哉夫令之不賢大率有二婾婀苟且志弱而才下雖不足以惠民而亦不至於病民惟有小人之才而無君子

之心者則為害大矣蓋無君子之心則寬裕慈愛之意泯有小人之才則姦詭猾賊之機熟由是君子退小人進舞文以飾詐假公以濟私逞其貪暴而或至戕民民或有言則彼小人羽翼而維持之卒至於無可奈何為守者或不察其心而苟惜其才不知其才乃所以為民病也於是遂失之縱民者邦之本本固而後邦寧守令所以培其本而使之固也惡可使若人戕賊之哉然則為守而務養民莫急於擇令可知矣紹興浙大郡其所

統八縣其為民者多矣凡其休戚則一繫乎令今欽訓
往臨之民又於欽訓乎望也欽訓於令宜精察令皆賢
則於養民之政雖不親布之民而民受其惠矣不幸而
有若前所云者欽訓宜有以處之毋苛也毋縱也惟其
公而已苟怨乎是則雖弊精神廢寢食以圖之而欲民
無失所不可得也欽訓其加念之哉漢劉寵守會稽簡
除煩苛以清靜為治民大化服其後累至九卿登三事
欽訓繼寵者也誠盡其道則何患乎不至此將行其鄉

友兵部主事陳誠等求予文贈之予素重欽訓故不辭而為之序

贈王訓導序

王祐昌信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王公時彥子監察御史昌問弟也王氏故金谿儒家其尊府以學行聞天下久矣昌信承家學之懿早有譽縉紳間於是撫州儒學缺訓導以幣走其門請焉既至京師試在高等遂授職以去初昌信之來也予與之別僅三年見

其頴然秀出心固喜之察其言行皆謹禮而蹈義則滋為喜及是去為教官而予喜加焉蓋既與其父游而又見其子之能立也則安得不喜然豈以一教官為榮哉喜其道之及人也夫聖人之道仁義而已仁則不遺其親義則必急於君此人道之大端也是故教者教此者也學者學此者也使今之學者而皆由於此則治天下之本立矣治天下之本而皆繫於教官其任豈不重乎然必身有之而後其下化之不然未見教之能行也則

教官者豈不難為也哉然以予觀之在昌信則尤難蓋君子之觀人論其世而責人之備亦以世重其父兄以及其子弟固厚之道也昌信則世儒家也而又吾王公之子昌問之弟也人固以賢教官待之矣昌信苟或違於道則人將指而議之曰如是而為儒家之後乎如是而為詹事公之子御史之弟乎然此豈輕之也哉重之至者責之備也然則昌信之道必有諸其身行於家推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其教之行蓋有不勞而成者

矣昌信静重而警敏其言行又若予前所云者其為賢教官可必也而予猶切言之如此固亦厚之道也昌信必以予言為然矣將行翰林庶吉士尹昌等皆贈以詩而請予序乃書以畀之

贈王知縣赴蕪湖序

予友王維用持由太學生擢蕪湖知縣王氏居泰和南富以詩禮為名家衣冠而仕者不之也用持蓋其族之賢者今又專一縣之政雖其才學足以致之而世德之

積亦可見矣將行刑部主事歐陽湯大理評事康頫皆相與有連求予言贈之予與用持交最久其贈言也固宜況又有求者則何可愛於言顧予之所言必本於聖人之教而皆用持之所知也豈有異說哉然治民而不本於聖人則皆苟而已亦何貴於異耶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道者何仁義是已仁所以撫下義所以事上而皆根於人心是故令之於民惠綏撫摩使得休養生息而無失所者仁之施民之從令

奔走順服供其賦税力役而無後時者義之發然為民者固望令之施仁於已也豈敢自後於義哉用持讀書學道其於仁蓋素講矣而蕪湖之民畿民也亦豈有不知義者故予喜蕪湖之得良令而亦喜用持之為令於此也雖然令主於仁民主於義而一皆繫乎令蓋未有令好仁而民不好義者苟有薄於義則亦教之而已矣教之而能從是亦仁之及也用持其惟篤於仁也哉予之為此説久矣或者以為迂彼蓋有所未思也皃寛漢

之良吏不忍急民賦乃以負租當黜民聞而爭赴之反以最聞此豈非仁感而義應者乎彼兖暴譎詐雖或取辦於一時要之皆苟而已聖人之言萬世之法也用持惟篤於仁而已矣仁者天之尊爵也天爵修則人爵自至用持誠篤於是則禄位之進可量哉故書以贈其行

贈户科給事中焦君序

焦君起良郴人也始以明經取進士擢拜行在吏科給事中未幾以外艱去服除改户科夙夜祗勤以修其職

蔚然有譽於當時今年八月上以給事中當樞機之地既皆擇賢而任之然掌其事者尤不可不擇於是命起良掌戸科起良感上之知也益祗勤不懈同列之士亦以為宜其任思見其德業之盛而益進於顯榮然無以寫其殷勤篤厚之意相率求予文贈之予嘗讀韓奕之詩而嘆古之君子之所以待人者信可謂厚矣當韓侯之受命其宴享贈遺則既有飲食之豐車馬之華矣而猶必贈以言然言豈徒為悅哉勵其德而勉其功也故

其詩曰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有味乎其言也為臣之道以敬為主敬以存心則必勤以趨事既敬且勤德立而功懋矣宜其於首言之也後之君子則或異乎是懷娼嫉之心肆險陂之行慼人之進而惡其軋已望其勵翼以有成可得耶今同列之於起良既喜其進而尤欲有增益焉者不亦古君子之道哉聖天子仁育萬方其愛民也真如父母之於子户科之所掌天下之徭賦也輕徭薄賦使民無不得其所上之心固如是矣起良因其

職事之當然苟可以裨乎上益乎下者宜無不盡其心德業之盛於此焉見矣顯榮光大其孰能禦哉予固本詩人之義而為贈言如此若夫宴享贈遺則諸君備之矣此不復道

送曾縣丞序

曾氏於吾泰和為故家自宋以來讀書而仕者常不乏近三數年鄿又以明經取髙第為刑部主事而宗昂舉文學才行繼之得淄陽縣丞以去淄陽魯地聖人之故

邦也宗昂學聖人之道今而仕於其邦予固為邦人喜之而亦有慮焉夫天下之人所以安於倫誼之常而遂其養生送死之欲者聖人之道使然也昔者嘗告子游矣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道莫大於仁愛人者仁之施君子以仁存心而施愛人之政則夫所以訓教輔翼惠綏撫摩者當無不至苟無不至則民有拂其性違其養而失其安者乎無也道啓於聖人魯人蓋嘗自說曰此吾聖人而天下賴之者也則臨乎其上可不以聖人之道

施之耶今之為令於淄陽者予不能知若宗昂固學道者也淄陽之人聞之必曰是吾聖人之徒也其能以聖人之道撫我哉宗昂輔其長以惠其下而篤於仁愛之施使無拂其性違其養而失其安者則斯民之欲遂矣必將躍然喜曰是能以聖人之道撫我是真吾聖人之徒也世之為吏蓋有任智術肆威暴樂誅求而不知惠下者皆民之賊君子之所惡也若稍涉於是焉則民鮮不失其所者必將蹙然以憂曰吾聖人之道不如是也

奈何居聖人之邦而以蹠之道厲其民哉宗昻學聖人之道宜必能擇於是然予猶以為言葢以今之求賢莫有重於文學才行卓然出衆者宗昻由是科進則所以立乎其位豈可茍同衆人而已哉亦必卓然出衆然後無負於天子之意與斯民之所望也故書其説以贈焉

送楊教諭赴任序

楊繼克述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葢殿大學士楊先生之從孫而予之戚也葢其父兄弟三人伯氏則予女兄

之夫仲氏之子又與予子為姻婭而予則與其父自幼相善至於今其先世在宋有官至登仕郎者元時家業最盛有名郡邑間喪亂以後其祖能敦本務實以昌之故今猶不失舊望克述承富足之餘而能晝夜勤學不少懈遂領鄉薦又會試中教官選赴吏部請歸卒業以俟再舉不聽授温縣教諭予與少傅公喜其年少有遠志而不克遂相與深惜之將行則飲之酒而告之曰克述爾知教官之重乎夫治天下者以得賢才為本而教

官者賢才之所由成也則是治天下之本實係於教官其任蓋甚重矣爾以甚少之年而當甚重之任其可不思自勉哉聖人之道載於書故欲求道者必始於讀書師之教弟子之所學舍是無以為業矣讀書以明道體諸身施諸事親親敬長充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賢才之本立矣由是而發為文章則皆有德者之言也舉而用之治功其有不盛乎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規矩之方員有未至豈能成物而不

謬哉爾之為教勿徒示以言而必率之以身夫好逸而惡勞樂弛縱而憚繩檢者人之常情也誠能以身為教則安有不從也哉爾其勉之克述謝曰先生之教是也繼請得服膺焉刑部主事劉廣衡其從母之夫也屬予書以畀之乃書以為贈行序

贈鍾太守赴揚州序

建昌鍾君旭字子旦與予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拜監察御史滿九年擢興化太守以憂去今年起復來北京

改知揚州予嘗謂御史七品官而職最重當其在内也事之接於見聞而有未宜者皆得以言而行之及其出按一道則凡軍民之利病賦稅之徴輸刑獄之讞議徭役之緩急輕重文武精粗米鹽細碎之可疑者皆質於御史而後行御史必酌於理審於義適於事情而當於人心然後有以慰衆望是故能為御史則於衆職蓋無不可為者矣子旦之為御史已有名及守興化而又有名則其行之美可知矣今知揚州揚州天子畿内郡其

地大其人衆而當南北往來之衝其事繁且劇也然以子旦為之辟若王良造父駕輕車策駿馬以騁於四通五達之衢有不知其難矣抑予聞之今之太守蓋古諸侯也有地千餘里上之所託以惠乎下下之所望以遂其生者太守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釋之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夫足於衣食安於田里而遂其天倫之樂者民之所甚好反於是者皆其所惡也好惡而志不遂蓋必有由矣為守者

當求賢令丞相與圖其所好而去其所惡雖或未能盡如其志然亦使之不失望焉則父母之道庶乎其得矣子旦温厚簡重達於為政有愛民之心今之揚州揚州之民之幸也其鄉友禮部主事黄振宗徵予言以贈行子旦豈有待於予言哉而予以是為贈者蓋以古之君子期之舍是則為諛悦者矣非朋友之所宜也

贈劉教諭赴任序

劉諭體信故吉水儒家自宋以來世有科第顯者今

川按察副使鼎貫則其從兄也體信以明經領江西鄉薦會試禮部得樂安教諭素與吾邑梁蔡叔車游叔車數與予道其賢予心重之然未暇接也及其有樂安之命乃亟辱過予聽其言謹於禮察其行謹於義由是益信叔車之言而喜樂安之士之遇也乃告之曰夫世之為教官者豈徒以位加於人上哉蓋欲教之以道也人道之大莫切於禮義禮以制心義以度事內外之道備矣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則賢才成風俗美此國

家興學之意也昔之君子譬之制器焉始之以攻治之勤加之以規矩之正則未有不底於成者予在京師三十年所見學者多矣有能不愆於禮義者必其師之賢也今予視體信如此安得不為樂安喜乎抑聞之書者道之所寓也讀書以求道而體之於身此學者之所務也然而務此者蓋鮮悖先聖之明訓誦後學之陳言思以僥倖於一切故侈其言行而不知檢違於禮義而不知由之者多矣此雖為弟子者之過亦豈非師道之謬

哉天之生才無間於其地聰明英偉淳良篤實之士樂安未必無也若或有如予前之所云者體信奚可不加意哉端表儀以率之勤誨諭以勵之則體信之門固賢才之所出也予既重體信而其友行人曾惟珍又求予言為贈乃書予所與言者以贈之

贈王訓導詩序

廬陵王志浩以明經領庚子鄉薦今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東莞訓導以去知志浩者皆曰志浩勤敏而闓

通其才可以有為使得一第而試於郎官御史之列則於立功立事無難者今乃去京師萬餘里低徊嶺海之間而為所謂訓導者豈不可惜哉志浩聞之曰彼登高第為要官者命也今吾所得亦命也顧惟訓導為人師所以成人才使之取高第為要官者而俾吾為之方勉勉營職之不暇而暇有慮哉大夫君子聞其言而是之曰偉哉志浩其可謂能安於命者矣夫命出於天非可以智力得也任其自然而已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而

無慕乎外世之知此者鮮矣勞身焦思乘危冒險以儌倖而終不可得或遂辱且殆焉者有矣君子之所嘆也志浩之言不亦君子也乎哉且教官者賢才之本賢才治天下之本也其任固重矣聖賢之道體之身而發於文辭為弟子者則而效之久則化之矣故師道立則賢才盛賢才盛則治道隆而風俗美志浩能安於命而思勉勉以營職豈不賢於人遠哉且今之教官固有入居近侍職風憲由是而當方面位六卿者比比彼其呻吟

於佔畢之際初未嘗計此也亦命之自然而已矣志浩年方壯安知其不若是居易以俟其至可也於是皆為詩以贈行翰林編修尹鳳岐持以求予序故次第其說而序之

抑菴文後集卷十一